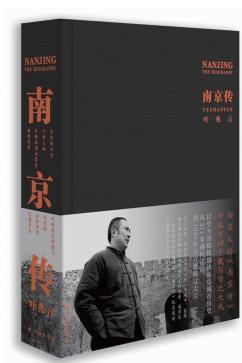


叶兆言:为南京立传



《南京传》
叶兆言著
译林出版社

北京是做官的地方，上海是赚钱的地方。但是说到南京，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叶兆言、苏童、毕飞宇等一大批作家，感觉文学就是南京这个城市的气味，南京就是一个读书人的城市。这种印象，跟文人对南京这个形象塑造有关。追根溯源起来，与叶兆言对南京深入人心的书写有关。

在写《南京人》的时候，叶兆言编过一个故事，说有个民国老教授讲，南京这个地方就适合读书，因为在南京挣不到钱做不了官。当官的见了他都很激动，“叶老师，你说得真好，我们南京人就是不会做官”。但跟他说这句话的官员，“我太清楚他了，他太想做官了”。碰到做生意的老板，他们也说，“唉呀，我们南京人就不会挣钱。”好像南京人都是不食人间烟火。甚至他的老师、南大董健先生也问他：“叶兆言，民国那个老先生这话很对，他到底是谁？”他只好承认，“董老师，不好意思，这个人是我瞎编的。”

“我觉得南京人和北京人、上海人，中国人和外国人，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本质区别，也想做官也想挣钱。钱钟书先生说，人就是两脚动物。天下人心其实是差不多的。我是跟大家讲一个道理，小说家他总是喜欢虚构点东西，文学就是这样的，有时候我们会虚构一点带有理想的东西。我希望南京人能够和其他地方人有点区别，这也是我的一点理想。”

叶兆言1957年生于南京，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，他就是中国文坛上的重要人物，一位公认的作家，而且一直非常活跃。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南京人，他是这个城市最合适的书写者。从中篇小说集《艳歌》《夜泊秦淮》，到长篇小说《一九三七年的爱情》《花影》《花煞》，以及散文集《流浪之夜》《旧影秦淮》等（若全部列出，这是一个长长的且一直在增加的书单），他一直游荡在这座城市的历史与现实之间，写市井小人物的悲欢离合，写中国大历史的巨变沧桑。

“我为什么写南京？不是因为它有多好、多美、多有诗意，它在城市排行榜上排第几。”而是因为，南京之于他的写作，是他“坐着说话的那把椅子”。

叶兆言的非虚构著作《南京传》即将面世。此前他一直拒绝写这本书，因为他觉得自己写过太多关于南京的书了。而这次他找到了一个新的角度，他希望通过南京这扇窗户来把中国的历史说一遍。在这里，南京已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性存在，不仅是一个叙事空间，而是变成了一个极目远方的平台。在这部书中，他没虚构一个字。

现代快报+/ZAKER南京记者 陈曦



叶兆言 本人供图

《南京传》，一本以南京为基点的中国史

读品：南京历史一直是您写作的重要资源，您也写过很多南京的东西，写作《南京传》的初衷是什么？

叶兆言：有一本《伦敦传》，很多学者觉得这本书好得不得了，我看之后，没觉得好得不得了，但我觉得为一个城市立传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如果光写南京的历史，我并没有太大兴趣。我特别想写一写中国历史，根据我的阅读经验，只有两个城市特别适合讲中国的历史，一个是北京，它是中国的中心，特别适合于叙述大一统江山的历史。还有一个城市就是南京，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中华文明核心的一个“备胎”。而西安、洛阳，可能更适合讲汉唐这种断代的历史。

南京这个城市和中国的历史形成了一种反差——当中原王朝很不幸的时候，需要一个地方能躲避的时候，南京就是一个选择。当中原王朝很稳定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就要被警惕，那么它就会千方百计地打压南京。所以说，南京这个城市无论兴盛还是衰落，都是可以很好地来说中国历史的。我们说金陵王气，这种王气都是从“备胎”的角度来谈的，北方不行了，西晋不行了，逃到南京来，成为东晋。

读品：要说给南京立传，似乎还真想不出有谁比您更合适。这本书对您来说有挑战吗？

叶兆言：确实很有挑战，我写过很多南京的书，如果没有不一样，我根本不会去写，我觉得我写得太多了，而且我从来不是个地方主义者，在某种意义上，我对地方文化没有太大兴趣，如果不能从南京来叙述中国的历史，那我

觉得就没有意思。所以我这次写的角度，跟我以往写南京的什么地理、风物、历史，完全不一样，我这次不玩这个，我这次就是从各个不同时期的南京来看中国。

比如我写唐朝时的南京，很重要一个点就是李白，李白他就是一个书呆子，他瞎说八道，居然在他的传记中说他是南京人，这完全是胡扯，谁都知道他不是南京人。同时他又千方百计要把唐朝的都城迁到南京来，这充分体现了诗人的浪漫。其实隋唐执政者都有一个最基本的观点，就是要防止南京这个地方的金陵王气，隋朝统一后，隋文帝杨坚把南京这个城市毁了，就是要扼住它的王气。唐玄宗时期各地都有军阀，他突然发现最危险的恰恰不是南京了，最危险的是河北、山东、河南……这就涉及到了整个唐朝的政治格局。南京不仅仅是一个叙事空间了，我其实在写一本以南京为基点的中国史，我是从南京这个窗口来看中国。就是因为它全新，它和以往完全不一样，我就有写作热情，我也愿意写。

读品：《南京传》从三国写到民国，为什么从三国开始写起？

叶兆言：我觉得没有必要从南京猿人开始写起。谈一个地方历史，没必要从最原始、恨不得能从石头开始说起。赤壁大战前，吴国的首都在镇江，赤壁大战后，孙权胜了曹操，这时候的战略决策就是向西走，所以就选择了南京。选择南京本来也是临时的，如果看地图的话，可能更理想的选择还是武昌呢，当然也可以选择马鞍山，可以选择芜湖，沿着长江一路都可以选过去。无论是孙权还是孙权的后代，他们执政的时候，都想过要往西边继续迁徙，但都没有成功，所以南京这个地方好像是命中注定的。

我其实在写一本以南京为基点的中国史，我是从南京这个窗口来看中国

南京这个城市的文化是得到传承的

读品：说到历史上的南京，它总是以失败者的面目出现。南京历史上有过那么多次保卫战，几乎没有一场以胜利告终。南京有一次次建都的亢奋，也有一次次亡国的悲凉。

叶兆言：你看中国大历史，对南京会有一点误会，好像历史上更多的是亡国。但平心而论，这个城市的文化是得到传承的，它虽然有过亡国史，但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多。比如我们都曾说南唐后主李煜，是一个不太能打仗的皇帝，他确实不太会打仗，但真要研究南京的历史会发现，作为一个城市保护者，只有李后主在改朝换代的时候比较有效地抵抗了一下，抵抗了一年多。只有这个历史，其他所有的时候都没有。敌人来了，赶快把城门打开跪迎。比如说元朝建立，南京就是和平接收的；明清更替的时候，南京也是很和平的。在中国历史上，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南京多灾多难什么的，没有，这个城市不大好抵抗的。

为什么没有抵抗？因为一面是山，一面是江，还有一个城市，这样的城市是最容易被包围的。我把你围起来以后，我在外面可以把你的水切断，把你的粮食切断，你得饿死，所以守南京这样的城市是毫无意义的。守城那是书呆子的讲法，根本不是这样。

读品：书中写到，宋齐梁陈四朝160年，出过25个皇帝。最为后世津津乐道的六朝繁华，也终究充满了一种伤感气息。

叶兆言：为什么大家在心理上对六朝这么有好感？南北朝时期，位于江南的南朝经济上越来越好，老百姓生活也开始变好，而北方始终是处于战争状态。相比之下，南方发展得更好。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也一样，这个话是从宋朝开始说的，其实不是说苏杭有多富，而是河南战乱的老百姓逃到这边，他一看，不打仗就是天堂。历史上淮河两岸也很富裕，“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”，为什么后来不行呢？因为黄河改道把淮河完全给糟蹋掉了，变得灾荒不断。老百姓的选择非常简单，就是要太平。

读品：您的治史功夫是公认的，写作过程中参考过哪些资料？

叶兆言：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回答一下，《伦敦传》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后面附了很多他读过的书，我为什么没有在我的书后面附这个呢？因为我觉得有点无聊。大学里学者做学问的习惯，你哪怕用一句马克思说的话都要注明在“马恩全集”哪一卷哪一页哪几行，我觉得这个很矫情。比如说我引用李白一首诗，我确实没有必要说它在《李太白全集》哪一页，我觉得没有必要来标榜，所以我最后就省略了。毫无疑问读过这本书的人都知道，你写这样一本《南京传》，没有大量看书，没有原始积累，是不可能写出来的。你说《明史》

上对朱元璋的一段记载，那个很大部分的东西，有必要说引自26卷《明史》哪一段吗？没意思，那个就是假装有学问。

读品：爬梳千年历史不容易，《南京传》是否包含了您的雄心？

叶兆言：没有，我觉得写这本书就和坐牢一样，判了一个有期徒刑。一本书写出来好像挺光鲜的，也挺高兴的，但写作的过程是很苦的，我也承认我写得精疲力竭，经常写得大脑缺氧。

南京就是我坐着说话的这张板凳

读品：时至今日，南京和您的写作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？

叶兆言：我现在是坐在这儿跟你说话对吧？南京这个城市，就是我坐的这张板凳。我跟你说话，总得坐在一个地方，或者站在一个地方跟你说话，我不可能悬浮在空中跟你说话，南京就是我站着的这块地，我坐的这张椅子。我为什么写南京？不是因为它有多好、多美、多有诗意，它在城市排行榜上排第几，我觉得这个就没意思了，就有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了，我只是觉得用它来叙述中国历史比较方便。

读品：从历史上来看对南京影响最大的作家，您觉得是谁？曹雪芹？

叶兆言：应该不是曹雪芹，因为你不能说《红楼梦》是写南京，北方的专家根本不认可。我觉得《儒林外史》是非常经典的，它的核心点是科举；《桃花扇》也可以，它是一个历史观点。

读品：《南京传》是非虚构，也有人把它看成是历史散文。小说和散文，您更看重哪一个？

叶兆言：最早我肯定是更看重写小说。我开玩笑，我说写小说对我来说就像抽鸦片，写散文呢，就是我不抽鸦片的时候点两支香烟代替一下。后来散文越写越多，它对我来说，就是换了一支烟枪而已。所以小说和散文，对我来说都很重要，都是我很喜欢的一部分。而且我确实写了很多散文，我自己都很吃惊我的散文数量。

读品：这些年您的散文引起了更多读者的关注，会不会担心别人越来越把您当成一个散文家？

叶兆言：我也不知道，其实也是各取所需吧，有人说我小说写得好，有人说我散文写得好，也有人既喜欢我的小说也喜欢我的散文，我不存在这样的担心。我跟你说一句特别真实的话，其实没有多少人读过我的小说，也没有多少人读过我的散文，今天就没有多少人读东西。真相其实让作家很狼狈的。文学就是这样，是为那些喜欢文学的人准备的。我为什么写作？第一个是我喜欢写，另外，我坚信总还有一些人愿意看，也不一定很多，但有一点人看就可以了。《南京传》在腾讯大家连载的时候，还有人愿意看，跟我聊到这个事，我就挺满足了。至于你说担不担心别人把我当散文家，我觉得没有必要，我没有移情别恋。

大读家

读书人，写作者
与他们的思想现场